

# 暗夜裡的女人

林剪雲 著



林剪雲 著

# 暗夜裡的女人

九歌出版社印行

版權所有



翻印必究

九歌文庫 ⑥10

## 暗夜裡的女人

著 者：林 剪 雲

發 行 人：蔡 文 甫

責 任 編 輯：林 蕙 婷

發 行 所：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

臺北市八德路3段12巷57弄40號

電話／25776564 • 25707716

郵政劃撥／0112295-1

網 址：[www.chiuko.com.tw](http://www.chiuko.com.tw)

登 記 證：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738號

門 市 部：九歌文學書屋

臺北市長安東路二段173號（電話／27773915）

印 刷 所：崇寶彩藝印刷有限公司

法 律 顧 問：龍雲翔律師・蕭雄淋律師・董安丹律師

初 版：2001（民國90）年7月10日

定 價：240 元

ISBN 957-560-785-6

Printed in Taiwan

（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）

# 目錄

自序

005

敬書台灣女子

開卷

009

現在她真的關進牢籠，她卻說她自由了，明麗懷疑她舊病復發……

夾頁

091

不願意被塑造成為傳統的女性角色，她只好背叛，不斷的背叛，「背叛」變成了她的宿命……

備註

188

絕大多數的婦女，對自身權益的冷感和漠視……

卷終

277

不要再回來了！永永遠遠都不要再回來了——

林剪雲 著

# 暗夜裡的女人

九歌出版社印行



# 目錄

自序

005

敬書台灣女子

開卷

009

現在她真的關進牢籠，她卻說她自由了，明麗懷疑她舊病復發……

夾頁

091

不願意被塑造成為傳統的女性角色，她只好背叛，不斷的背叛，「背叛」變成了她的宿命……

備註

188

絕大多數的婦女，對自身權益的冷感和漠視……

卷終

277

不要再回來了！永永遠遠都不要再回來了——

是誰遊戲妳的人生？然而妳  
使得有幸能夠決定自我的女人，  
感到錯愕；

使得不幸喜歡宰制她人的男人，  
感到不安；

使得無所謂幸與不幸的神，  
感到窒息！

## 敬書台灣女子（自序）

或許這是個悲情故事，然而我以虔誠執筆，寫下對台灣女性的尊敬。

我是台灣人所說的倒踏蓮花來出世，難產一定給我的母親帶來巨大的痛苦，長大後，我在《左傳》的〈鄭伯克段於鄆〉讀到這樣一段記載：「莊公寤生（即腳先出頭後出），驚姜氏，故名曰寤生，遂惡之。」有個古人竟然跟我的遭遇一樣，在時空相隔三千年的字裡行間，我竟悲嘆一聲：同是天涯淪落人。母親的子宮，是許多孩子最初的鄉愁，鄭伯卻和母親反目；而我就像父親所形容的「背脊背了一根反骨」注定只能往前遊、往外遊，命定了我漂泊的人生、漂泊的心

靈。

天生反骨，對於人事物是逆向思考，所以在成長過程中，我一直不太明白女性角色定位，好奇地以一個旁觀者心態來觀察這個社會和關於女性之種種，總是百思不解：每個屋簷下雖然有不同的故事，為什麼犧牲、忍耐的都是女人？我甚至會想：面對這許多不公不義，女人，妳為什麼不生氣？難道妳的名字真的是弱者，一生只能像油麻菜籽？

隨著年歲漸長，自己也有了孩子，再如何桀驁不馴，百鍊鋼也會被孩子化為繞指柔，我開始會為了孩子去做一些很違背本性的事，而我發現，我心甘情願。向來懵懂的心思，似乎有了某些體悟，像我這麼魯鈍的女人，都會因為愛而不認為付出是付出，何況是深情宛似太平洋的台灣女子？

是的，台灣女子是宿命的，在命運之神的腳下，似乎總顯得過於柔順，事實上她們是老子「柔弱勝剛強」的實踐者，以最堅忍的生命

韌度，為她們的周遭留下了足供人生喘息的空間，就像驕陽烈日下的一株銀合歡，不但自己可以活命，還為樹下的人提供了一方蔭涼；而台灣女子宛如大地之母的愛，則承載了人世所有的苦難，為真情留下了餘地，成為救贖的力量。我就是以這種尊敬的心情，記載了一段關於台灣女性的歷程。

## 林剪雲

二〇〇一·五·十三  
母親節謹誌於屏東



## 開卷

從看守所出來，灰濛濛的秋空雨潺潺，明麗撐開黑傘，走向停車場。

就像雨傘外的世界那般，她雙眼濡溼，內心一片迷離，回首那棟充滿警惕意味的土黃色建築物，她剛剛在裡頭見著了阿姐，外面的人正為她奔走，隔著鐵窗只能用對講機的明雪卻說，不必了，這裡很好，她終於得到了自由。

明麗記得她瘋得最厲害的時候，地上、牆壁四處塗鴉，都是先畫一個四肢張得大大的人，再畫一個框框圍住這個人，框框上又加了數條欄杆，最後在那個人的臉上畫一點一點的淚珠，畫得既拙劣又可笑，但她說得一本正經：看，我被關在裡面，好可憐！

現在她真的關進牢籠，她卻說她自由了，明麗懷疑她舊病復發。

坐上駕駛座，凝視著雨中的看守所，明雪說這時不似瘋言瘋語，眼神、語氣都很平靜，她甚至覺得她隱隱透出一派憚悟的靈明，這樣說只有小學程度的阿姐，

好像過頭了，但她連娟娟的傷勢也沒問，似乎人世的萬千牽掛，真的就此一併放下。

難道，不知是車窗外的寒氣透進來，還是自心底昇上來的涼意，明麗一陣冷顫，這之前的人生歲月，阿姐一直都覺得她被關著嗎？

1

人生是故事的創造和遺忘。

——佚名

今年的落山風來早了。

明雪的眠床就在窗邊，一整夜落山風就像被人遺棄的孤魂野鬼，盡在窗外哀吟，搖得窗櫺格格作響，一副非得進屋來尋求溫暖的慰藉不可的樣子，害她沒得好睡。

幸好早上風停了，明雪呵欠連連，來到屋外，東邊的山頭露出火紅色，屋前養泰國蝦的水塘籠著一層薄霧，是個晴朗的好天氣。

她高興了起來，覺得自己不該再呆呆站著偷懶，她返回廚房燒開水，籠子裡的鵝鶉就在灶腳吱吱啁啁，幸好她母親有預測氣象的本事，昨晚臨時把籠子提進屋內，要不然鵝鶉吹上一夜的落山風，怕早就沒命了，死鵝鶉烘「烏仔巴」，味道畢竟差

多了。

明雪一手拿刀，一手拎籠子，到水井邊殺鵪鶉。

鵪鶉似乎也知道死期到了，籠內躁動著不安，每次她的手一伸進去，就惹來一陣驚恐逃躲，數十隻鵪鶉囚在一起，其實躲也無處躲，她總能穩穩抓住牠們，隻隻掏出來抹脖子放血。

古常遠遠就瞧見明雪，他故意一路詭行，直到她跟前，才突如其來的：「嗨，阿雪，這麼早就在殺鵪鶉了啊？」

明雪吃了一驚，手上的刀一下子也失了準頭，一刀沒能抹斷鵪鶉的咽喉，還在她手心蹴蹬掙扎，她不忍，慌忙又補了一刀，手裡的鵪鶉這才不動了。

明雪略略抬起頭來慌促的瞥了古常一眼，每回他出其不意出現在她面前，她總是沒來由的感到神經緊張，古常那對飄飄忽忽衆人背後說是脫窗的眼睛，老是讓她錯以爲他正看著她後頭另一個她看不見的世界。

古常的肩上揹著暗褐色的鳥網，網裡的伯勞發出「歸、歸、歸」嘈雜而淒厲的鳴啼，阿雪好訝異，落山風都來了，怎還有這麼多伯勞還沒走？

「都是來不及走的，貪戀這個所在天氣燒熱好討食，落山風一來，就注定牠們

永遠回不了家。」他拿下肩上的鳥網，往她面前一送：「都給妳。」

明雪趕緊讓開身子，帶著躲閃的意味：「現在警察抓得很緊，我早就不賣伯勞烘的鳥仔巴了。」

「警察抓得緊才好，價格賣得高，妳又不需要公然擺列，遊客都吃到知滋味了，他們問起，妳才拿出來賣。」

不容明雪再次尋話拒絕他，古常的手伸入網內，她留意到他抓出來的伯勞，下喙被從中折斷了，她和明麗自鳥仔踏取下伯勞時，為防被牠們的尖喙啄傷，總要自牠們身上拔下一根羽毛，細細的穿過牠們的鼻孔，綁縛鳥喙，再打一個結，古常竟直接折斷牠們的鳥喙。

古常舉起手中的伯勞，快速而猛力的往地面一擲，伯勞兩隻細瘦的鳥腿只不過痙攣了一下，即不再動彈。

明雪脫口驚呼：「殘忍啊！」

他眼內睛芒閃動，斜眼看人的眸光更加飄忽，嘴角要笑不笑的：「我摔死伯勞很殘忍，妳用刀殺鵪鶉，殺得水井下都是血，就不殘忍嗎？」

她一楞，慌慌看向自己腳下，盡是紅朱朱的血漬，向來看慣了的，這時竟讓她